



山泉淙淙

潘琦 著

广西民族出版社

序

这是潘琦同志的第一个散文集子。

这些作品，过去在报刊上发表时，我大多陆陆续续地读过，现在作者把它们编成集子，嘱我作序，我又从头至尾细读了一遍。说实在话，我为我们民族有了这样一位文学新秀而由衷地感到高兴。

多少年来，我一直盼望着在家乡的土地上早日升起我们民族自己更多的文学新星，形成自己的文学星群，为祖国社会主义民族文学事业增添光彩。现在，星群虽未形成，但几颗雏星已冒出地平线。他们当中，有写散文小说的，有写诗歌、剧本的，也有从事民族民间文学的搜集整理和教学、研究工作的，都取得了一定的成绩，潘琦就是其中较突出的一个。

潘琦出生在罗城仡佬山乡一个贫苦农民的家庭里，从小勤奋好学，成绩优秀，一九六三年，考入中南民族学院，毕业后不久又回到家乡工作。他怀着为家乡为民族争光的赤子之心，进大学的第二年便开始了业余文艺创作，用笔杆抒发对党、对祖国和社会主义的无比热爱之情；回乡后十多年来，他更勤于业余笔耕，除收在这个集子里的散文作品外，还发表了一些诗歌、小说和搜集整理了不少仡佬族民间故事。对于一个本职工作十分繁重的业余作者来说，这是很不容易的。十多年来，他从县委、地委到自治区党委，一直担任秘书工作，忙得连节假日也常常不能很好休息，但他却十分善于利用空隙时间，孜孜不倦地握笔写作，从不间断。假若没有一颗对家乡、对民族的赤子之心，没有满怀对党、对祖国、对人民和他们所从事的伟大事业的深厚感

情，没有一种对民族文学事业锲而不舍的追求，是很难做到的。

潘琦的作品，充满着对家乡、对民族的深情挚爱。当然，在我们伟大祖国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到处都有如锦似画的山水，到处都有可歌可泣的英雄业绩，到处都有可敬可爱的人们。但是，正如俗语所说的那样，“美不美，家乡水；亲不亲，家乡人。”潘琦和我一样，都是从小在**佤山乡**这块土地上长大的，家乡的山山水水，与我们的命运紧紧相连；家乡的一草一木，与我们的感情缕缕相系；家乡的兄弟姐妹，与我们息息相通；家乡的兴衰安危，常在我们的胸中激起一阵阵心潮。潘琦的许多作品，描绘了佤山乡的迷人景色，反映了佤山乡的生活风貌，表现了佤山乡人们的美好心灵和精神境界，其中如《笑声满绿林》、《绿林深处》、《青竹寨纪行》、《下洞河歌情》、《夫妻夜话》等篇章写得纯朴自然，真切感人，一副赤子心肠，跃然纸上。

但是，作者的眼光和笔触不仅仅局限在自己的家乡、民族的小圈子里。由于工作之便，他除了经常深入家乡民族生活之外，也时有机会涉足广西及全国其他民族地区，游览祖国的许多名山大川和名胜古迹，接触各个民族各行各业的人们，心有所感，化为诗文。读者从这个集子里可以看到，那八达岭上雄伟的古长城，北京城里美妙的回音壁，南国壮乡仙境般的**太明山**景色和北部湾畔水乡人民欢乐的生活画幅，都使作者文思泉涌，写下了赞美的篇章。

重读潘琦的这些散文作品，掩卷想想，觉得有如下几个比较明显的特点：

其一：时代感较强。艺术作品是人类社会生活在作家艺术家头脑中的反映的产物；当代的艺术作品，则是当代人类社会生活在当代文学家艺术家头脑中的反映的产物。各个时代或历史时期优秀的艺术作品，总是给人一种强烈的时代感的，潘琦的散文，

虽然还不能跻身于当代优秀作品之列，但他无论写人还是叙事，也无论绘景还是抒情，总是自然而然地站在当代人的高度，用当代炎黄子孙的眼光，以当代中华儿女的情怀，去反映当代的社会生活，发掘当代人的心灵美，表达当代人的心声。从潘琦散文的字里行间，我们随处都能感到时代脉搏的跳动。无论是从铺满阳光的侏佬山寨，还是荔红如火的桂南果乡；无论是从右江老苏区的革命老人身上，还是北部湾畔海的女儿身上，我们都听到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历史前进的步伐在中国人民心坎上引起的回声。

其二，生活气息较浓。生活是一切文学艺术唯一的源泉。凡真正来自生活中的文艺作品，尽管思想境界有高低之分，艺术技巧有优劣之别，但那浓厚的生活气息，常常使人感到耳目一新，真切可信。潘琦的这些散文，多是在生活中细心观察体验，有所感、有所思而执笔写成的，自然而然地给读者带来一股浓厚的生活气息、乡土风味。那下涧河畔刘三姐家乡的歌海遗风，那栗林深处的侏佬族乡亲的欢声笑语，那海外赤子刚刚踏上家乡土地上的阵阵感叹，那立志献身山乡教育事业的幽谷中的白玉兰似的女教师高尚情怀，都带着鲜明的民族色彩和地方特点，象深山里流出的清清的泉水，山野里开放的芬芳的小花，沁入肺腑，令人喜悦。

其三，形象思维较好。写诗要用形象思维，写小说要用形象思维，写散文也要用形象思维，一切文艺作品都离不开形象思维。潘琦的散文，多以人物及其活动构成朴实明快的意境，把自己要表达的思想感情形象化，以感染读者。当然，写人不是散文的特殊职能，我们不能象要求小说那样要求散文以塑造各种人物形象为基本任务。散文作品中可以写人，也可以不写人；即便是写人，也不能要求象小说中的人物形象那样丰满完整。如果说，小说中的人物形象是肖象、是雕塑、是油画、是工笔；那么，散文中的人物形象则是速写、是剪影、是漫画。潘琦比较擅长于在

散文创作中写人，他常常在三、五千字的篇幅里，用粗条勾画出一、二个人物的形象，通过对人物的神态、行动或精神面貌的描绘，加强作品的意境，加深作品的主题，使其更富艺术的感染力。如《格佬书记》中的公社书记，《金灿灿的种子》中的县玉米研究所所长，《青竹寨纪行》中的竹器厂年青女厂长，《牙老波》中的革命老人牙老波等等，虽然用的笔墨不多，但却给人读后留下鲜明的印象。这类人物特写，在潘琦的散文中篇数不少。而且，在其他一些游记、随笔式的写景、抒情为主的作品里，作者也常常通过一两个人物的一两个镜头，让形象说话，象《回音壁随想》，《着意点缀凤凰湖》等篇，引人入胜，情趣盎然，收到了较好的艺术效果。

当然，潘琦的散文创作时间还不长，由于工作繁忙，执笔仓促，作品中也明显存在一些不足之处，如有的篇章在谋篇布局上有互相雷同之感，有的粗了些，缺少精雕细刻的功夫，有的文字不够精练，等等。但我相信，随着作者年龄的增长，思想的成熟和艺术上的刻苦探索和不断实践，他的散文一定会越写越多，越写越好，进入创作的成熟期。我们殷切地期待着。

包玉堂

一九八五年元月二十五日

目 录

| | |
|--------------|--------|
| 序..... | (1) |
| 甘泉水..... | (1) |
| 青竹寨纪行..... | (3) |
| 下涧河歌情..... | (6) |
| 笑声满栗林..... | (9) |
| 妻子来信..... | (13) |
| 夫妻夜话..... | (17) |
| 金灿灿的种子..... | (21) |
| 她们这一代..... | (24) |
| 公园小景..... | (26) |
| 在故乡的土地上..... | (28) |
| 海兰树..... | (31) |
| 龙眼乡情..... | (33) |
| 大明山抒怀..... | (35) |
| 凤凰湖情思..... | (37) |
| 绿色的白云山..... | (40) |
| 山的主人..... | (42) |
| 回音壁随想..... | (45) |
| 桃李红过汉封疆..... | (47) |
| 青山翠竹..... | (49) |
| 阳光满山寨..... | (55) |

| | |
|----------|---------|
| 格佬书记 | (60) |
| 桂花飘香 | (66) |
| 牙老波 | (70) |
| 幽谷中一棵玉兰 | (76) |
| 绿林深处 | (83) |
| 情满山乡 | (89) |
| 金锁匙 | (95) |
| 淙淙山溪水 | (101) |
| 海的女儿 | (109) |
| 包玉堂和他的诗 | (112) |
| 古榕铺广荫 | (118) |
| 金凤腾飞 | (122) |
| 南宁餐馆 | (124) |
| “刘三姐”黄婉秋 | (126) |
| 登六峰山随想 | (129) |
| 高原明镜 | (131) |
| 缙云竹情 | (135) |
| 文学青年的良师 | (138) |

甘 泉 水

七月的天空蓝湛湛的，没有一丝云彩，又高又远；红艳艳的山花开遍了山梁沟底，阳光下群山显得格外秀丽。

这时，东面的山坳道上走来一支送粮的队伍，前面是两台满载公粮的手扶拖拉机，中间是驮着粮包的马队，后面是挑着粮担的人群，浩浩荡荡地走下山来。

“那朗寨的社员送公粮啦！”正在田峒里收割早稻的泉溪寨佤佬族社员，不知是谁先喊了起来。

“他们的行动真快啊！”

“听说那朗寨每户都卖千斤双超粮！”

大家纷纷赞扬说。

“我给壮族同胞们送茶水去！”一位佤佬族姑娘说着便挑起放在田头的茶桶奔到道口。她端起一碗茶水，高声喊道：“索巴、怀依（叔伯、兄弟）歇一歇，喝口茶水吧！”

一个挑粮的壮族后生，肩不卸担，接过她的茶水一饮而尽，激动地说：“谢谢你，又给我们送来解渴的水呀！”

“嗨，自家人，莫讲虚礼。年头大旱，你们能有这样好的收成，我这格佬（老人家）打心眼里高兴哩！”一位佤佬族大伯走过来对壮家后生笑着说。

“这，多亏你们泉溪寨春旱时给我们送来甘泉水呀。”另一个送粮的壮族姑娘接着说道。

大道上欢声不断，田峒中一片喧腾。呵，甘泉水凝聚着佤佬族人民和壮族人民的深情厚意。要知道两寨兄弟民族团结抗旱夺

丰收的事，还是从春头说起吧。

那时，那朗寨的禾苗刚刚插下，就一直没有下过一场透雨。溪水下降，山塘见底，田地受旱，火红的太阳好象一个大煤炉子烘烤着大地，不少禾苗都快要点得着火了。眼下，家家都有责任田，那个不急得象热锅上的蚂蚁！

可是泉溪寨情况还好，他们靠着寨子对面山脚下那口龙死不断的山泉水灌溉，田垌的禾苗还是嫩绿嫩绿的。一天，队长依达翻过山坳来到那朗寨的田垌，看见整垌田的禾苗象中了毒一样，在烈日下喘息、挣扎。“哎呀，如果老天爷再不开眼，那朗寨的禾苗就全完啦！这两年靠党的政策，他们日子刚刚有些起色，早稻一失收，影响就大了。”依达想到这里，急急地顺着山边小道绕田垌走了一圈，眉头聚成了个川字：“想法子给那朗寨送水！”

依达回到寨子里，他把送水的想法告诉了队里的社员，社员们也正为着那朗寨的旱情发愁。俗话讲，一人不抵二人智，大家一合计，拍着大腿跳了起来，说：“我们找机器把水抽过山坳！”他们从公社农机厂借来两台暂时不用的动力机，配了两套水泵，又在附近厂矿借来不少钢管。连续几天集中力量突击埠修头，开渠道。好在山坳并不高，用两节机子接起来，便把泉水送过了山坳。

金水银水连心的水啊！当清泉水沿着新开的渠道，流进干枯的稻田时，这消息好比一阵喜煞人的及时雨，刹时间洒遍了整个那朗寨。大家围拢在渠边，激动地说：“这是佤佬族兄弟给我们送来的共产主义风格水呵！”

一位壮族木洛（老人）闻讯赶来，他说：“旧社会，我们为水械斗，如今大旱年，你们把水送过山坳……”

依达笑道：“如今党中央叫我们共同富裕起来，哪能各顾各呢！俗话讲，团结互助，越助越富。我们一同朝富上奔吧！”甘泉水滋润着人们的心田！

青竹寨纪行

初冬，我到素称“竹乡”的青竹寨去，谁知竟在茫茫的竹海中迷路了，正在林中徘徊，忽然，竹林深处飘来一阵悦耳的歌声：

翠竹青青坡连坡，
姑娘开口歌成河，
砍来竹子编箩筐，
山歌一唱万千箩。

透过竹林寻声而望，只见几个姑娘身背竹篓，正在俯身拣拾飘落的金黄的竹叶，我向她们走过去，姑娘们见有生人，歌声停住了。

“姑娘们，青竹寨往哪里走呀？”

“你要去青竹寨？”一个银铃般的声音：“跟我们走吧！”

姑娘们边拣着竹叶，边领着我走。我问她们：“你们拣这么多竹叶子干什么用？”一个姑娘回头向我笑了笑说：“这是给队里小竹器厂拣的，用来做竹笠哩！”

巧呵，我不是正要去看青竹寨的小竹器厂吗？我赶上前去，说道：“听说你们的竹器厂办得很不错，我是特地来参观的。”姑娘们听说我要去看她们的竹器厂，一路上七嘴八舌地说开了。她们告诉我，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放宽了政策，队里根据山区竹子多，历来民间就有工艺精湛的竹编生产的优势，办起了竹器厂，出产各种工艺美术品和生活用品，作为外贸出口和旅游商品，为国家增收外汇，社员和生产队也增加了收入，办厂三

年，就盈利二十多万元。

说话间，我们走进了寨子。这寨子十分别致，一幢幢新造的屋宇，整整齐齐地镶嵌在竹林之中，翡翠般的绿叶反衬着红瓦青砖，犹如绿叶托花似的绚丽多彩，我不禁失声赞道：“多美的翠竹，多美的山寨啊！”

随着姑娘们走进一幢幢宽敞的房子，屋里有十几个能工巧匠正忙着编织各种竹器，这便是他们的小竹器厂。经姑娘们介绍，我认识了林厂长，他中等个儿，浓眉大眼，满脸皱纹，看上去有六十多岁了，但身板却很硬朗。我说明来意，老厂长便热情地握着我的手，一面介绍着厂里的情况，一面拉我去看成品。在成品仓库里，他指着满屋子的竹器，笑着说：“这些都是刚编织出的新产品。”我仔细一看，这些竹器式样新颖，特别是那独具一格的模拟动物的制品，如鸡、鸭、鹅、兔、狮子、大象等，造型生动，精巧美观，款色多变，栩栩如生。那竹笠编的图案多样，笠绳系着一串五彩珠子，美观大方……

刚参观完，就到下班时间了，老厂长邀我到他家去。厂长屋里的陈设使我大开眼界：墙壁上贴满了年画；矮柜上摆着一台十二英寸的黑白电视机，桌子上放着闹钟、书报和收录机。我们还没有坐定，老大爷便端来热腾腾的香茶。

“老厂长，”我品着香茶，多少带点惊讶地问：“你们寨子里，有多少户买了电视机？”

“全寨四十户，有半数买啦！”老大爷不加思索地回答。
“嘿，今年粮食和多种经营都丰收，年底买的人会更多。”

我们坐了不到一袋烟的功夫，一席家宴便摆了出来，腊肉、鲜鱼、花生米……老大爷拿出自己酿的米酒款待我。我虽不会喝酒，却兴致勃勃地干了两杯。呵，山乡人民的生活，正象美酒一样，令人陶醉！

夕阳给河山染金的时候，我踏上归程，穿过青翠的竹林，竹

林深处，又飘来悦耳的歌声：

翠竹青青坡连坡，
砍竹编箩装山歌，
歌唱党的政策好，
人民过上好生活。

1983年2月24日

下 涧 河 歌 情※

清晨的下涧河，情趣盎然，教人永远看不尽她的无限风光。滚滚的河水闪烁着波光，奔流向前，一座宏伟的公路拱桥象彩虹飞跨河面，沿河两岸，竹木成荫，梯田层层，稻谷金黄，色彩斑斓；那别具风格的山村屋宇掩隐在绿树丛中。呵，下涧河，是朝霞的光辉使你变得如此瑰丽多姿！

也许由于我对下涧河有着一种格外亲切的感情，每当我返回故乡，总爱漫步在下涧河畔。我爱看下涧河清清的流水，爱看她无限美好的风光，然而我更爱听河畔人们娓娓的歌声。因为这里是刘三姐的故乡，这里是山歌的海洋！

还是孩子时，有一次，我随大人出外看对歌。哎呀，多么壮观的场面！满山遍野，男男女女，三五成群在纵情歌唱，人们用心中的山歌，传递着相互间爱慕的感情。

从一群打扮得十分漂亮的姑娘中间传来了娓娓的歌声：

东村飞飞蝴蝶儿，
西村摇摇新花枝，
蝶儿采花甜在口，
甜在心头那得知。

后生们唱，

妹是河边一支梅，
哥是蝴蝶采花蕾，
蝴蝶采花飞千里，
妹进大海我敢追。

多优美的歌词呵！委婉动听，情意缠绵，龙江滚滚的洪波，冲不断他们的爱情，不是肺腑之声，倾心之意，唱不出这般绝妙的诗句。

然而，在四害肆虐的日子里，对歌被说成伤风败俗，被严加禁止。从此以后，刘三姐的家乡竟然没有歌声，富于感情的年轻人失掉了爱情，素来欢乐的山乡人，脸上布满了愁云。多少个夜晚青年们聚结在一起，肚里有歌呀不能唱，心中有情呵无法传。

寒冬过去了，春天终于来到了。党中央领导全国人民驱散了满天的乌云，又迎来了光灿灿的晴天丽日，下涧歌乡获得了新生。

这次回家乡，正是中秋歌节，秋收也进入了紧张的关头。在金黄色的田野里，到处是紧张的战斗，到处充满着歌声。一班后生家，一边挥舞着黝黑的手臂，一边唱着歌儿：

块块稻田似金黄，
个个姑娘象凤凰，
丰收日子多欢喜，
为何凤凰不开腔。

歌声飘在晴空，传到姑娘们的耳里，可是她们一声也不出，只是笑咪咪地埋着头，更加爽快地往前收割着。这可急坏了后生们，他们只好又唱了一首：

大好日子不对歌，
当心变成老太婆，
歌也唱来禾也割，
看谁歌多谷更多。

这下子可把姑娘们激动起来了。一个面目清秀的姑娘挺起腰杆，抹了一把汗，打开了高嗓门：

你要唱歌就唱歌，
你要挑谷就找箩，
我打谷子你来运，
累你腰酸背又驼。

姑娘们的还击，把大家都逗得轰笑起来。呵，倾心的欢笑，在万里晴空中荡漾，人们带着欢乐的笑声向金黄的稻谷挺进！打谷机声隆隆，金色的谷粒横飞；一队队男女青年，挑着一担担黄澄澄的谷子，运往生产队的谷场。呵，下涧河歌情，是劳动之情，战斗之情，爱恋之情，人民之情！她象奔流不息的下涧河，闪着太阳的光波，欢乐地流淌在祖国的大地。歌唱吧，刘三姐家乡的人们，用更加高昂的歌声，迎接那必然到来的灿烂未来！

1980年10月30日

※ 下涧河在广西宜山县境内，传说是刘三姐当年对歌的地方。

笑声满栗林

板栗成熟的季节，我来到了曾经工作过的德林寨。站在山坳上，远远望见那茁壮的板栗树，一棵棵，一行行，找不见起点，看不到尽头，它从我的脚底向四面伸开，随着山峦起伏伸展到远处，宛如绿色的浪涛在滚动。

呵，德林——盛产板栗的仵佬山乡，以她爽朗的脸容展现在面前。过去杂草丛生的板栗林，如今垦复得干干净净，高大挺拔的板栗树，郁郁葱葱，果实累累。林里笑声串串，歌声阵阵，社员们在兴高采烈地收着栗果……

这变化，把我带回了逝去的岁月。记得那是七年前的一个秋天，我在板栗林里碰上了一件难忘的事。那天，我走进林区，不远的西边山梁上，响起炮声，震荡山谷，是人们在开山造地。往前走，我发现很多伞形的板栗树，横倒在山坡上。

多好的果树呵，为什么把它毁掉？我感到茫然。

翻过一个山坡，忽听前面的树林里传来了争吵的声音。

“这板栗树是我们双手一棵棵栽出来的，一莛也不能砍！”这是一个洪钟般的声音。

“不砍掉资本主义的板栗树，就长不出社会主义的玉米苗！”我跑上前，只见一个干部模样的青年人手舞足蹈地说。

“我们山里人，用钱就靠这些板栗树，砍掉它，不就是毁掉我们的银行？”呵，那说话的不就是格佬巴洛吗！他那皱纹纵横的脸上，显出一副格外严肃的表情，双手紧紧握着一把斧头，分明是从那青年干部手中夺过来的。

“老是钱呀钱呀，‘重钱轻粮’的资本主义恶想，还批得不

够臭吗？正因为是山区，更要下最大的决心，使最大的劲头，花最大的本钱，把粮食搞上去！”对方理直气壮，冲着老人说。

“同志，这些树正结着果，毁掉它，你就不心疼？”我忍不住上前说了一句。

那青年斜视了我一眼，毫不在意地说：“不舍得打碎这坛坛罐罐，不舍得割掉这资本主义的尾巴，怎么能开创社会主义大业！”

听了他的话，我心胸里好象堵住了一团大棉球，脑子里布满了疑云。

双方争执不下，人们有点起哄了，那青年干部似乎感到寡不敌众，只好以攻为守，大声地说：“好吧，你们这个寨子右倾保守势力严重，等着瞧吧！”说完便扬长而去。

人们走散了，我劝格佬巴洛一块回去，可是说什么他也不肯走，他气呼呼地指着那青年干部的背影，大声地说：“有我巴洛在，谁敢动这片板栗林的一根毫毛！”……

现在，事隔六、七年了，那片板栗林如何，格佬巴洛怎么样？想到这里，我不觉加快了脚步。

“哟，这不是阿康又回来了吗？”随着话音，从栗林里走出一个乐呵呵的老人，我认出他正是格佬巴洛。老人身穿黑布褂子，脚着草鞋，肩上扛着猎枪，挺有精神。

“哎呀，巴洛，正想念你呢，身体还硬朗吧？”我忙走上前去热切地说。

“托共产党的福，多活几年，还想看看四个现代化呢！”老人给人的印象是个乐天派。

“又在为板栗树站岗？”我问。

“不啦，是为板栗果放哨。你看，收下这么多板栗，没来得及运走，不看看，野兽会来糟塌的。”顺着老人指去的方向，林里的一大块平地上，堆满了一堆堆栗果。